

大的已有綠豆那麼大了。

今年春天，金山寺的宣化老法師向我請一顆舍利子給金
山寺供養，我滿口答應，親自送去，過了不久，又生了一顆
，現在我只有一顆大的和兩顆小的了；但我並不着急，我知
道只要我誠心誠意地日夜禮拜，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生出很多
很多來的，那時我就可以送給佛友結緣了。

寫到這裏，應該可以結束本文了；可是還有一點沒有交

舍利傳奇

一、不是老僧舍利子

舍利、舍利子、設利羅，皆由梵文 Sarira 一詞音譯過來
的不同稱謂；意爲靈骨、身骨、堅固子等。說得難聽一點，
那是一位聖者死後的「遺骸」。

好奇心的人，把舍利子當作是靈丹妙藥那樣，拿來做某種

專藥名目，以資招徠。印光法師文鈔一書指出：「丹家不知
所以，妄臆是精氣神之所煉耳」。

依佛法說，精、氣、神屬有爲的動轉，幻質非堅，縱或

成得了「仙丹」，絕不會是舍利子，也不能叫舍利子——真
正的舍利子，是由戒、定、慧薰修而來，印光法師給我們一個最好的解釋，那是：「心與道合，心與佛合之表相耳」。

這是說，一時的誠心，短暫的定力，都可能產生舍利子，不
一定要等到死後，生前就可拿到。

「神奇的舍利子」，是謝冰瑩教授在百忙中趕出來的大
作；發表在香港《明報》四十三期。我看過了，比看到發表我自
己的文章還高興。

謝教授是社會學者，是名作家，是正信佛教徒，她的文
如「一言九鼎」，強而有力地證實了舍利子的「神奇」——

代，十多年前，我送給太平蔡太太的舍利子，據她來信說也生了一
顆，台中的聖印法師在六年前就告訴我舍利子已經長大許多了
，幾年不通消息，不知生了沒有？我正想去信詢問呢。
的確，舍利子是神奇的，也是靈異的，有人來我家看他的，
有的說很大，有的說很小，還有根本看不見的，他說什麼也沒有
，這就要看各人與佛是否有緣份了。

六四（一九七五）十一月十四夜於舊金山

的確「會變多，會長大」。

不過，我家裏的人都問我：「你什麼時候有『老僧的舍利子』呢？爲什麼我們從沒見過？」

這一問，一抹淡淡的回憶，打從心底，透過筆端：
我記得，我由尼泊爾及印度等幾個佛教國家回來後，不久就
被拉到靈峯後截的法施林住。就在那個地方，會見了謝冰瑩居士
，她是同畢俊輝居士一齊來的。

「這是舍利子，是佛陀舍利子」，我一面說，一面小心翼翼
從小塔裏倒出幾粒來，親手送給謝教授：「這種舍利子，產生在
尼泊爾佛陀分身舍利塔聖地上，是活的，會變多，也會長大」。
「哦，謝謝。」謝教授接過手，有點楞住了；她的確在感到
驚訝，在奇怪？

實在說，我還表示要送一串象牙珠給她哩，結果以象牙簽取
代，我打趣地說：「……有一串象牙大掛珠，留着我將來做老和尚時用……」。

也許就在這「老和尚」三個字下，不知是謝教授一時錯覺？
抑是記錯，將我送給她的佛陀舍利子，誤以爲「是一位德行很高
的老僧舍利子」。

到後來，不幸我在空門裏栽了一個「觔斗雲」，跌得我灰頭

土腦，一身泥濘，「老和尚」做不成，那串圓陀陀的象牙大珠，再也沒有資格掛在頸項了。

二、為什麼舍利這樣靈奇？

話又說回來，儘管舍利子背景不同，佛陀的也好，高僧的也好，菩薩羅漢的也好，其爲衆生植福生善的目標，則完全一樣。

即如，前次提到「長慶閑禪師焚化之日，煙飛三四十里，煙所到處，皆有舍利，收集起來，得四百餘」。諸如此類不可以心思，不能用口議的種種奇蹟，我是深信不疑的。主編沈居士「以理度之，『四百餘顆』似較『四石餘顆』爲合理」，這兩個數字相差太大了，「以理度之」，我以爲，「煙飛三四十里」，僅得「四百餘顆」，反不「合理」了。

這個記載，出自印光法師文鈔，我告訴過沈居士，也順帶一併奉告各讀者，「文鈔」難找，可查「印光法師嘉言錄」，第八章「釋普通疑惑」中「舍利」一條，在一九六頁，或「印光法師菁華錄」，同有載明，一翻便知，可證明所得舍利確實數目是：「遂羣收之，得四石餘」。

我自信我不是個胡亂迷信的人。佛法的道理，我信；佛法的靈應，我照樣深信不疑。做不到，行不來，怪我的業緣牽累；那是另一回事。

舍利子靈奇變化，無非佛菩薩慈愛衆生，示現種種方便中一種善巧方便：啓發人的信向，增強人的道意，促進人的修功。除此而外，能有什麼更好的解答呢？

實際上，靈異感應，有時是沒得解說，無可解說，不需要解說，所謂「不可說，不可思議」的啦！

爲求真理，「打爛沙盤問到篤」，是應該的；只是在「

靈奇」方面，沒人揭得了這個「篤」？

正如謝教授所說：「其實對舍利的形成，以及他們何以會生

長，我也不了解。」是的，不是我在使激將法，別說謝教授「不了解」，我敢說「向諸位大法師請教」仍是個「不了解」，不信，等着瞧，沒有人有辦法寫出「了解」的答案來，我敢打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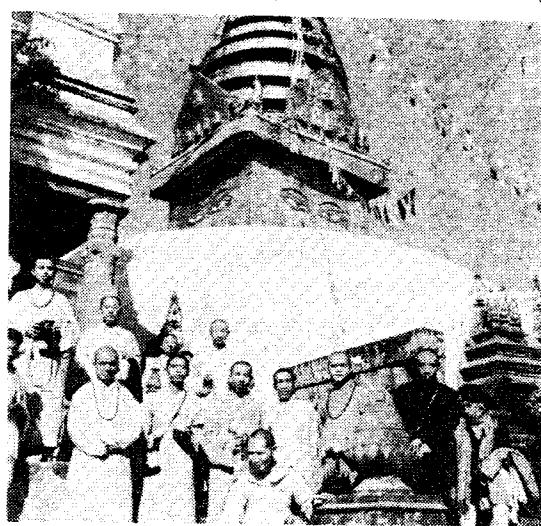
回過來，我還是覺得，唯有印光大師的解答最切當，最合理，也可能就是經驗之談：「言舍利者，……此殆心與道合，心與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燒之其身肉骨髮變爲舍利……」，接着他老人家舉出生前一連串得舍利事例。

這問題，我會請示過一位暹僧，他教我一個試驗法我追問：

「有何依據？」

「聽人說過的」，暹僧毫無把握回答。我寫這文的時候，照他的法子試一試，沒作用，一點都起不了作用。

三、怎樣分辨舍利子？



尼泊爾垂蔭蕪山上的佛分身舍利塔與星加坡馬來亞檳榔嶼諸法師合影。

搞通了舍利子意義，可得這麼一個概念：舍利子不分高下，人人可得。在家人可得，出家人可得；生前可得，死後可得。然而一般公認，抽象的靈奇，得來並不容易。先說高僧焚化後得舍利吧；有說是生前戒律精嚴，有說是表揚修持功深，印光大師說：「當知舍利，道力所成」。不管那一種說法，最低限度是要在平日裏有修持功夫。至少，像我蕭某死了，能燒出舍利嗎？

死後舍利，又分全身舍利，碎身舍利兩類：

前者安然坐化，必然修持有功，死時不感痛苦，肉體不壞，是全身舍利，或叫生身舍利，諸如：多寶佛，印度摩訶迦葉尊者，唐代廣東南華寺六祖大師、憨山大師、智藥三藏法師、無盡藏比丘尼、雲門寺偃禪師、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浙江北天目山萬益大師等；近代泰國琥珀禪師，台灣夕止慈航法師。（未完待續）